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三

漢起高皇帝五年己亥至孺子嬰初始元年戊辰凡十二帝
二百一十年附新莽十四年更始二年共二百二十六年

太祖高皇帝

姓劉氏名邦陶唐氏裔劉累之後春秋時在晉為范氏士會入秦還其處者為劉氏後自秦涉魏徙于豐以布衣起沛八載而成帝業因

初王漢遂建為有天下之號張晏曰禮諡法無高以帝功最高為漢太祖故特起名焉

紀五年三月漢王即皇帝位

諸侯王將相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辭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寒微誅不義立有功德施四

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使天下慶幸也漢王三讓乃于二月甲午即皇帝位

汜水濟水支流在山東曹州府曹縣北與定陶縣分界今定陶西北有漢祖壇高帝即位處之陽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父媼皇祖母孟

康曰媼母別曰昭靈夫人
名音鳥老反

立故衡山王芮為長沙王故粵同與王無諸為閩粵今福建周七閩地後為越人所居故曰閩越王

詔曰故衡山王芮芮從百粵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

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注俱見前立芮為長沙王都臨湘今湖南長沙府治是又曰故粵王無諸姓駒氏之後世奉

粵祀秦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無諸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閩

粵王王閩中地都治今福建福州府治是弗使失職

帝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還家

詔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戶籍也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以文法教訓辨告勿

笞辱軍吏卒爵及七大夫即公大夫以爵第以上皆令食邑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所以寵之也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

身及戶勿事不輸戶賦也

置酒南宮在今河南府洛陽縣東故洛陽城中輿地志秦時已有南北宮

上曰微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高齊高氏之別起名也臣瓚曰

高帝時有武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

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入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

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

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

吾禽也羣臣悅服

召故齊王橫未至自殺

彭越既受漢封田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在山東萊州府即墨縣東北今名田橫島帝恐其為亂赦橫罪召之

橫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商為漢將臣恐懼不敢奉詔使還報帝乃詔衛尉秦官漢因之掌宮門衛屯

兵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敢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使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王者乃侯耳

不來且發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在河南偃師縣西即周尸氏廐置置馬以謂其客曰橫始傳驛者

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

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獨不愧于心乎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為流

涕以王禮葬之拜其二客為都尉橫既葬二客穿其冢傍孔皆自剄下從之帝聞之大驚以橫客皆賢餘五百人尚在使使召之至則聞橫死亦皆自殺

以季布季魯季氏之別為郎中斬丁公丁齊丁公晉灼曰薛人名國以徇

初楚人季布為項羽將數窘辱帝羽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令布髡

易坎之彖曰
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家即
繼之曰君子
以常德行可
知有德然後
險可恃無德
則險適足以
速其敗洛陽
關中斤斤比
較失之遠矣

鉗為奴賣之魯朱家

魯人以俠聞

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

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

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

前事見

滕公言於上乃

赦布名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

師古曰同母異父之弟

亦為項羽將遂寔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

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是來謁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

後為人臣無微丁公也

帝西都關中以婁敬

國之後

為郎中賜姓劉氏

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求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

異周自后稷積德紮善十有餘世至於文武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為天子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

洛邑以為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

侯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惟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

與項羽戰滎陽成皋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哭聲未絕傷者未起而欲比隆

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立興也夫與人

關不搯

音厄

其亢音附其背未能全勝令陛下入關而案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亢而附其背也帝聞羣

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轂

轂山注

渑渑池注亦見前倍河鄉洛

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

關中左轂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

師古曰安定北地之北與胡相按之地可以畜牧故曰胡苑阻三

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春遇

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拜敬郎中賜姓劉氏號奉春君良從上入關殺杜門不出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讐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赤松子師古曰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秋七月燕王臧荼反帝自將擊虜之九月立盧綰為燕王

綰家與上同里閑綰生又與上同日上寵幸綰故特王之時西楚故將利幾反楚公子食采于利後以為氏利幾以陳令降帝

侯之穎川至雒陽舉通侯籍名之利幾恐遂反上亦自擊破之

後九月治長樂宮在陝西長安縣西北故城中本秦興樂宮漢修飾之因更名

子庚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于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為淮陰侯

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有上書告信反者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游雲夢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偽游雲夢會諸侯于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發使告諸侯會陳信聞之

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謂因而禽之此特一力士耳帝以為然發使告諸侯會陳信聞之疑懼時楚故將鍾離昧亡歸信詔捕之或說信曰斬鍾離昧以謁上上必喜亡患信從之信見昧計事昧曰公捕我

自燭漢吾今死公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持昧首謁帝于陳帝豫具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免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國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因赦天下田肯

賀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馬地勢便利其

以下兵于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瑯邪即墨注俱見前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

之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馬此東

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還至雒陽赦信為淮陰侯信知上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從

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

能各有差上問曰我將幾何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

此乃信之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此乃信之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始剖符封功臣為徹侯詔定元公位次賜丞相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始封功臣鄼

今湖北襄陽府光化縣北有鄼縣故城蕭何所封

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

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兔

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

張良亦無戰鬪功帝使自擇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注見前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

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封陳平為戶牖陽武縣鄉漢改東昏縣後廢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子可

謂不肯本矣乃賞無知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師古曰謂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

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寬進曰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商美涓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王陵陳

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載失軍亡眾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何

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奈何以一旦之功而

加萬世之功哉何第一參次之上曰善且曰吾聞進賢受上賞封千秋為安平漢縣今屬直隸深州侯是日悉封

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益封何二千戶

春正月立從兄賈為荆王弟交為楚王兄喜為代王子肥為齊王

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填撫天下分楚地為二國立從兄將軍賈數有為荆王王淮東故吳

弟文信君交帝同父少弟為楚王淮西故楚地兄宜信侯喜帝仲兄為代王五代地凡長子肥帝

縣弟文信君交為齊王齊地凡七十三縣諸侯能齊言者皆以與齊帝兄弟四人長兄伯早卒帝微時嘗與

時外婦為齊王齊地凡七十三縣諸侯能齊言者皆以與齊帝兄弟四人長兄伯早卒帝微時嘗與

曹氏子為齊王齊地凡七十三縣諸侯能齊言者皆以與齊帝兄弟四人長兄伯早卒帝微時嘗與

得其母太長者耳乃封其子信為美頤侯

以曹參為齊相

參至齊聞膠西漢縣今為膠州屬山東萊州府有蓋公善治黃老言樂毅之後樂臣公善倫黃帝老子之言以教蓋公蓋公教于高密膠西使人請之蓋

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

更以太原郡漢太原郡治晉陽今為韓國徙韓王信王之地

上以信材武所王皆天下精兵處乃以太原郡三十一縣胡三省注班志漢太原郡領二十一縣今以雁門之馬邑也為韓國徙信王之以備胡都晉陽信以國被邊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

雁門之馬邑也為韓國徙信王之以備胡都晉陽信以國被邊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山西朔平府朔州西北有故城

故馬邑城也今馬邑縣唐開元中置非漢縣許之

封雍齒為什方漢縣今屬四川成都府侯

上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洛陽南宮從複道上望見諸將往往坐沙中偶語

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讐怨此屬畏陛下不能偏封

恐又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

封以示羣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帝初起時齒以豐降魏事見前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罷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

吾屬無患矣

夏五月尊太公為太上皇

上還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

臣使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篲掃竹也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

法上乃詔尊太公為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太上皇思欲東歸帝知之乃于驪邑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徙豐民實之太上皇乃悅後因名驪邑曰新豐

秋九月匈奴寇邊圍馬邑韓王信叛與連兵

秦始皇稱帝即追尊莊襄為太上皇漢高祖初即位距秦初不過二十年羣臣豈無諂故事

者何爾時但
追尊先媼而
太公直置不
問那俟家令
云云父子幾
於倒置何止
齊東之語而
通賜金厚賞
始有尊稱益
見不學無術
矣

初匈奴畏秦北徙及秦滅復稍南渡河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音墨後有所愛閼氏音烟匈奴生少子頭曼欲立之乃使冒頓質于月氏與匈奴同俗隨畜移徙居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亡歸以為壯使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音勒其後頭曼射令曰鳴鏑所射有不志射者斬于是先射其善馬既遂又射其愛妻左右或不散射者皆斬之後頭曼射獵冒頓以鳴鏑射頭曼左右皆隨鳴鏑而射之遂殺頭曼而自立先是東胡烏丸之祖其別為鮮彊月氏音咸冒頓既立乃襲滅東胡東胡王程昌頓使人求得頭曼時千里馬昌頓與之己又欲得單于一闕氏音頓復與之東胡愈益驕兩國中間有棄地千餘里各居其邊為國脫東胡欲有之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不可勿與亦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奈何與人言與者皆斬之即上馬令國中後出西走月氏月氏為匈奴所破乃遠去擊大夏而臣之南并樓煩漢書地理志匈奴故城今山西甯武府是樓白羊匈奴別種其主居河遂侵燕代悉復秦所奪故地至是圍韓王信于馬邑信使使求和解漢疑信有二心使人讓之信恐誅遂以馬邑降匈奴冒頓因引兵南攻太原至晉陽命博士叔孫通叔孫魯叔孫氏之別起朝儀

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與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

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于是通使徵魯諸生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若欲起禮樂禮樂所徵三十餘人及上左右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逼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所徵三十餘人及上左右

為學者近臣之有學術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縣叢章昭曰引繩為野外習之月餘言于上曰可試觀矣上使

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明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先平明謁者官名掌賓客治禮以次

引入殿門陳東西鄉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衛官張旗志與幟郎中俠與扶陛大行即典

更名大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劉放曰于是皇帝傳警傳警輦出房

鴻臚更名大引諸侯王以下至更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震恐肅敬禮畢置法酒猶言諸侍坐者皆俯抑首以次起

印九直監軍

漢高皇帝

四

上壽觴九行謁者奏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諠譁失禮者于是上曰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秦官漢因之掌宗廟禮儀後改太常賜金五百斤以其弟子皆為郎初通在秦時以文學徵會陳勝起二世問諸生或言反或言盜二世作色通曰此特鼠竊狗偷何足置齒牙二世喜拜通博士諸生責通談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遂亡去事楚後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無所進弟子愾通曰漢王方爭天下諸生當能關乎且待我我不忘矣及徵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真知當世務

丑辛七年帝自將討韓王信信及匈奴皆敗走帝追擊之被圍平城漢縣故城在今山西大同縣東七日乃解

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信亡走匈奴白土漢上郡有白土縣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右翼中旗南人曼邱臣曼邱姓臣名王黃等立趙

苗裔趙利為王收信散兵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匈奴爵號將萬騎與王黃等南至晉陽漢擊之輒

敗走已復屯聚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十二三上聞冒頓居代谷胡三省注谷在句注之北句注使

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未還悉

兵三十二萬北逐之踰句注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

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時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

軍械繫敬廣武漢縣故城在今代州西遂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于白登山名在大同縣東一名白

臺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得今得漢

璽單于察之考漢書注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蓋意測之辭非傳記所說也

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已寵因與單于言之顏師古曰美女間遣人遺閼氏蓋意測之辭非傳記所說也

冒頓乃解圍去會天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傳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漢亦罷兵歸

上至廣武斬前使十輩救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為建信侯關內侯更封陳平曲逆侯帝南

平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遂以封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請捐金行反間一以惡卓

千人解雲夢縛信五解白登之圍六輒益封邑焉

匈奴寇代代王喜棄國自歸立子如意為代王

匈奴攻代代王不能堅守棄國間行走洛陽自歸帝不忍致法廢為合陽即郃陽今縣屬陝西同州府侯以少子如

意為代王如意定陶戚姬子也

二月徙都長安漢長安故城在今西安府長安縣西北寰宇記長安蓋古鄉聚名隔渭水對秦咸陽宮漢于其地築未央宮置縣以長安為名

蕭何治未央宮在今長安縣西北故長安城中三立東闕北闕前殿西京雜記未央宮因龍首山制前

門而上書奏事謂見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焉是則以北闕為正武庫太倉上見其壯麗怒甚謂何曰

天下洵洵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

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有以加也上說遂自櫟陽徙都之謂月置宗正

壬寅八年春三月帝如洛陽九月還宮

令爵非公乘爵八級曰公乘言以上母得冠劉氏冠帝為亭長時以竹皮為冠及賈人母得衣錦繡綺

穀締紵紵紵操兵乘騎馬駕車單騎俱

癸卯九年冬十月淮南王布梁王越趙王敖楚王交朝于未央宮

上置酒未央前殿起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臣之業所

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

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徙齊楚大族子于關中

匈奴歲苦北邊上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母以力為威未可

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周制天子嫁女于諸侯不自主婚妻之

彼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塔死則外孫為單于可無戰以

漸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宮人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敬還言于上曰關中北近匈奴匈奴河南地長安近者七百里東有殫族齊諸田楚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枕而卧

也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率以東伐此殫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于是

徙昭屈景懷田五族及豪傑于關中與利田宅給與便利之處凡十餘萬口

春正月趙王教廢徙代王如意為趙王

初上解平城還至趙趙王教執子壻禮甚卑上箕踞慢罵之趙相貫高貫氏原伯趙午等皆怒曰吾

王辱冀州人謂王也乃說教曰皇帝遇王無禮請為王殺之教蓄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先人亡國

賴帝得復德流子孫秋豪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等相謂曰吾王長者不背德何汚王為事成

歸王事敗獨身坐耳事在已而上擊韓王信餘寇過柏人漢縣故城在今直隸順德府唐縣西貫高等壁人于廁中欲

以要上上欲宿心動而去上問縣名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至是貫高怨家上變告之于是逮捕趙王

教及諸反者趙午等皆自剄貫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檻車車上著板四膠致不得

京師開送詣詣長安貫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榜笞刺焚身無完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聞上曰

壯士誰知者中大夫漢官掌池公族畧池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

公持節往問之復與前楊利委困故以仰視泄公勞苦如平生歡泄公因問張王果有謀否高曰吾三

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于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教

廢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上賢高救之高曰所以不死白張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

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弒之名豈有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亢而死先是招捕趙王羣臣賓客敢從者罪

以從及貫高事白上名見田叔等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拜為守相田叔趙陘城人其先齊田氏

貫高以憤起
聲亂謀雖卒
能證明其主
不惜一死塞

責然趙國由是以亡禍首罪魁何賢之有荀悅曰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雖母赦可也斯言良當

夏六月乙未晦日食

甲辰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葬萬年

漢太上皇葬櫟陽北原國于櫟陽置萬年縣以奉陵寢故城在今西安府臨潼縣東北

令諸侯王國各立廟于其都

以周昌

沛人奇弟為趙相趙堯為御史大夫

戚姬有寵嘗從上之關東日夜號泣欲立其子如意呂后年長希見益疏上以太子仁弱如意類己如意已立為趙王留之長安欲廢太子而立之大臣固爭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

昌為人吃

言也

又戚姬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

笑即罷

呂后聞之跪謝昌曰微君太子幾廢

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獨心不樂悲歌符璽御史趙堯待知

上指乃請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所敬憚者上問其人堯以昌對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

代為御史大夫

九月代相陳稀宛句反帝自將討之

初陳稀以郎中封陽夏侯為代相監趙代兵稀常稱慕魏公子無忌及將守邊多招致賓客告歸過趙

賓客隨之者千餘乘趙相周昌求入見上具言稀賓客盛擅兵于外恐有變上令人覆案稀客諸不法

事多連引稀稀恐陰令客通王黃曼邱臣所遂反自立為代王劫略趙代上聞乃自擊稀至邯鄲上喜

曰稀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周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

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

白于天子

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此何

功上曰非汝所知趙代地皆稀有吾徵天下兵未至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

又聞稀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耳乃多以金間之稀將多降明年將軍郭蒙擊破稀將張春

等太尉秦官漢因之掌武事後為大司馬周勃道太原屠馬邑上攻拔東垣今正定府正定縣漢初曰東垣後改今名以千金購王黃曼邱

臣皆生致之于是穽軍遂敗

乙十一年春正月皇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韓信之冤與否姑弗論然高祖在外而大臣回亦弗問北難司晨成可國政人歲之禍兆於此矣

淮陰侯信舍人得罪于信信欲殺之其弟乃上變告前陳稀相代監邊辭信辟左右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畔陛下必不信再至則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稀曰謹奉教今信陰與稀通謀欲與家臣夜詐赦諸官徒奴發以襲吕后太子后與蕭何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稀已破羣臣皆賀時信方稱疾何給信曰雖病彈入賀信入吕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懸鐘之室信方斬曰悔不用蒯徹計反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已上破稀歸且哀之問后曰信死亦何言后道其語上曰此齊辯士蒯徹也詔捕之至問曰若教淮陰侯反耶對曰然賢子不用臣策故自夷于此上怒曰烹之徹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捷足者先得焉跼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國犬非其主當是時臣惟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願力不能耳豈可盡烹耶上曰置之

以蕭何為相國

上已聞韓信死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部尉為相國衛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內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淮陰新反于中有疑君心置衛君非寵君也願君讓封弗受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是秋韓布反上自擊之何拒獲百姓悉以所乃安何又從其計上益大悅召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安城東故世謂之東陵瓜韓王信伏誅

信引匈奴入居參合

漢縣故城在今山西大同府陽高縣東北

將軍柴武

柴氏高柴之遺信書令急自歸信報曰僕之思歸

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勢不可耳遂戰武擊斬之

後以名為氏遺信子濤當及其太子之子嬰以衆降漢便封列侯世貴顯

帝至洛陽立子恒即文為代王

帝以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匈奴邊數被寇乃稍分山南太原地以益之令羣臣擇可立為王者皆曰子恒賢知溫良遂立以為代王都晉陽後徙中都

漢縣故城在今山西汾州府平遙縣西北

二月立王侯朝獻郡國口賦法

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常以十月朝獻及郡

各以其口數率計也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詔郡國求遺賢

詔曰蓋聞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

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無

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冑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

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

中丞也

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

為之駕身親勸自為駕車遣詣相國府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梁王越廢徙蜀三月殺之夷三族

上之擊陳豨也徵兵于梁梁王稱病使將兵詣邯鄲上怒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往則

為禽不如遂反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之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洛陽有司奏反形已具請論

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徙蜀青衣

本羌地漢置青衣道以青衣江名後改至鄭州今陝西同州府華

逢呂后

從長安來王為后涕泣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后許諾與俱至洛陽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

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乃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夷三族梟首洛陽下

詔有收視者捕之梁大夫樂布使于齊還奏事

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欲烹之方提趙湯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

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于是上乃釋布衣為都尉

立子恢為梁王友為淮陽漢淮陽國治陳王今河南陳州府

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

夏四月帝還宮

五月立故秦南海秦郡注尉趙佗正定為南粵王

初秦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今縣屬廣令趙佗語曰秦為無道天下苦之聞陳勝等作亂天下未

知所安番禺秦南海郡治番禺今廣東廣州府番禺南海二縣是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

也可以立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關隘絕道絕秦所開越道聚兵因稍以法誅秦吏擊并桂

林象郡注俱見前自立為南越武王至是詔立為南越王使陸賈即授璽綬與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為

南邊患害賈至佗音推結音計為髻一撮箕踞見之賈曰足下中國人親戚墳墓皆在正定今反天

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項

羽倍約遂誅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所建也今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使授君

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于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

夷滅家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于是佗乃蹶然起坐謝曰居蠻夷中

久殊失禮義留賈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

金賈卒拜佗令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為大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

得而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

得而有之帝有慙色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著十二篇每奏一

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帝有疾

帝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十餘日舞陽今縣屬河南陽府侯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王獨枕一宦

者卧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何其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

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願與一宦者卧豈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帝自將討之立子長為淮南王布平之國治壽春

初淮陰侯死布心已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布見醢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中大

夫賁音肥赫得罪于布乘傳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有端上繫赫使人驗之布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

聞汝陰漢縣今曰阜陽為江南潁州府治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故楚令尹薛公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

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爾滕公言于上上召薛公問之對曰布反不足怪使布出于上計山

東非漢有也出于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于下計陛下高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何謂也對曰東

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

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即春秋州來注見前歸重于越身歸長沙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

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為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立子長故趙王叔所

三為淮南王時上有疾欲使太子擊布太子客東園公姓東字宣明居園中因號綺里季姓氏詳夏黃公姓崔名廣字

居夏里故角里先生河內軹人姓周名術字元道四人所謂四皓也避秦亂隱于商山呂后以留侯計使建成侯呂

有七從盤說建成侯呂釋之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乘間為

上泣言黥布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且使布聞之則鼓行

而西耳后如其言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而東韓臣皆送至霸上留侯病

楚人劉疾願上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布之初反謂帝老厭兵必不能來諸將曰子房雖病疆卧而傳之時叔孫通已為太傅雷侯行少傅事布之反反謂帝老厭兵必不能來諸將淮陰彭越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之言東擊荊荆王賈走死擊楚楚與戰徐前注見僮城在江南鳳陽府楚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曰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楚王交走薛注見布遂引虹縣東北間軍敗楚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投不聽果敗

兵西

十二年冬十月帝破布軍于斬西布亡走長沙王臣吳芮子誘而誅之

上與布軍遇于會甄邑名徐廣曰在斬西會工外反甄丈瑞反布兵甚精上望其置陳如項籍軍惡之遙見布謂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布遂大戰布軍敗渡淮走江南長沙王臣使人誘與走越殺之

帝還過沛復其民及豐

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興沛父老諸故入曰樂飲極歡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矜上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特以其為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之乃并復豐比沛

太尉周勃誅陳豨定代地

勃斬豨于當城漢縣故城在大同府陽高縣界定代郡雁門雲中地

立兄子濞為吳王

荆王既死前見無後更以荆為吳國立兄仲子之沛侯濞為吳王已拜上召濞謂曰汝狀有反相因拊